

文 學 叢 刊

雀 鼠 集

魯 彥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雀鼠集

魯彥

目錄

惠澤公公	一
亞猛	二七
車中	五一
橋上	六九
槍	九九
鼠牙	一一一

惠澤公公

「好啦，好啦。您老人家別管啦！吃一點現成飯不好嗎？我又不是三兩歲小孩！」
英華躺在籐椅上，抽着煙，皺着眉說。

「你忘記了！你是怎樣長大的！你像他那樣年紀，不也是整天愛吃零碎的東西！並沒有看見你生什麼病！爲什麼你現在要禁止他呢？難道他不是我的孫子嗎？我不想他好嗎？」惠澤公公說着，從這裏到那裏的踱着。

「我並沒有說你不愛他，說你不把他當自己的孫子看待！我是說你太愛他啦！祇是買這樣那樣的東西給他吃！小孩子懂得什麼！祇貪零碎的東西吃，吃慣了就不

愛吃飯，就會生病的！」

「你那裏懂得！那一個小孩子不愛吃零碎的東西！他們一天到晚跳着跑着，常常玩得沒有心吃飯，不拿別的東西給他們吃，纔會餓出病來呢！」

「你不看見他常常生蛔虫嗎？還不是零碎的東西吃得太多啦！」

「你怎麼曉得就是零碎東西吃出來的？就是吃出來的，也不要緊。生了蛔虫，吃一顆寶塔糖就好啦，又不必吃藥，總比餓出病來好些吧？」

「糖呢？牙齒已經蛀壞好幾顆啦，不看見嗎？糖也能飽肚嗎？」

「那一個孩子的牙齒不生蛀蟲？誰不愛吃糖？你忘記你自己小的時候了嗎？進進出出祇是要我買糖給你吃？有了一顆要兩顆，有了兩顆要三顆，總是越多越好，最好當飯吃！有什麼辦法不買糖給你？不答應你，就號淘大哭起來，怎麼也哄不好！」

「好啦！好啦！老人家總是說不清楚，不跟你說啦！這樣大的年紀啦，少管一點閒事吧！孩子，我會管的！」英華說着，換了一支煙，又對惠澤公公搖着手，要他停止說話。

但是惠澤公公仍然來去的走着，不息的說：

「你會管的！你會管的！老是罵得他哭！打得他哭！爲了一點點小事情！你忘記了你小的時候啦！誰又這樣罵你打你？我連指頭也不肯碰你一碰的……我祇有這一個孫子，我不管，誰管？……我自己的孫子，管不着嗎？……」

「老是說不清楚！」英華說着，從椅子上站了起來，往門外走了。「誰又說你管不着來……我是說你好清閒不清閒，有福不會享……」

走出門外，英華一直向辦公廳走了去。他心裏很苦悶。兩個月前，他把家眷從鄉裏接到省城來的目的，第一是覺得自己父親老了，想與他在外面一道住着，享一點天倫之樂，讓他快活地度過老年；第二是阿毛大了，放在身邊好多多教訓他，好讓他進學校讀書。卻想不到出來兩個月，惠澤公公祇是愛管閒事。這一個兒子呢，自己又管不着，惠澤公公樣樣要做主意。他想使兒子身體好，惠澤公公卻在不斷的暗中損壞他的健康。他想使兒子學好，惠澤公公卻祇是放任他，連做父親的也不准教訓他。

剛纔祇大聲罵了阿毛幾句，惠澤公公便把他叫到房裏，囉嗦了半天。同他講理，又講不清楚。要他少管閒事，又不肯。他已經多少次數了，勸惠澤公公多睡，多到門外看看熱鬧散散心。他希望惠澤公公要無憂無慮的把閒事丟開，家裏的事自己會料理的，不必他操心勞神，年紀這樣大了，應該享一點後福，但惠澤公公卻有福不願享。

「唉！真沒辦法！真沒辦法！」英華暗暗嘆息着，自言自語的說。

惠澤公公看着他一直出去了，像得了勝利似的心裏覺得有一點舒暢；但同時卻又有點苦悶，彷彿他要說的話還沒完，現在沒有人聽了。

「總是說我多管閒事！好像阿毛不是我的孫子一樣！」他仍喃喃的說着，獨自在房子裏踱來踱去。

「阿毛還祇七歲，還不滿六歲，就要把阿毛當大人看待啦！這樣那樣的爲難他！說我多管閒事，多管閒事！我祇有一個孫子，怎麼能夠丟開不管！就是你我不能不管！你上了三十歲啦！還是糊裏糊塗的過日子，今天這裏打牌，明天那裏吃酒賺得百

把元錢一月，做什麼好……叫我享福！享什麼福……」

惠澤公公這樣想着，覺得有點氣悶起來，但同時又感覺到了悲哀似的東西，襲到了他的心裏。他覺得兒子像在厭煩他，祇想把他推開去，所以老是叫他吃現成飯，不要管閒事，還說他總是講不清楚。

「你老啦！你蠢啦！你糊塗啦！你早點死吧！」他好像聽見英華在暗地裏這樣的對他說。

然而惠澤公公雖然知道自己上了七十歲了，老了，可不相信自己變得蠢，變得糊塗了。他對家裏的一切的事仍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覺得自己的意見都是對的，話也有道理。糊塗的是英華，不是他。阿毛從小跟着他，四歲那年，有了妹妹，阿毛就跟着他睡覺，夜裏起來一二次給他小便，全沒糊塗過。他出門，阿毛跟着他出去；他回來，阿毛跟着他回來。他吃飯，阿毛坐在他旁邊。小孩子比大人難對付，如果他真的糊塗了，阿毛就不會喜歡他。然而阿毛現在到了父親這裏還是祇喜歡他，連對母親都沒有對

祖父親近。

「我沒有糊塗！你自己糊塗！說出來的話全不講理！」他喃喃的說着。

然而英華卻要把他推開了。一切不問他，自己做主意，好像沒有看見他似的。對他說說，他就說他說不清楚，多管閒事！「好啦好啦！您老人家別管啦！吃一點現成飯吧！」好像他是一個全不中用的，祇會吃飯的廢物似的！

阿毛明天就要上學了。他早就叮囑媳婦給阿毛做一件好一點的府綢長衫。材料扯來了，英華一看見就說不必這樣好，自己去扯了幾尺自由布來，叫做一套短的。他和媳婦都以爲頭一天上學，阿毛不可不穿的闊氣一點，尤其是英華自己是一個體面的人，在省政府裏辦公的，什麼地方省不來，他卻要在這裏省了。他並沒有要阿毛天天穿這一件衣服，他原是給他細穿的。

「小孩子穿慣了好衣服，大了穿什麼！」這是英華的理由。

「你忘記了你小的時候啦，你是沒有好衣服不肯出門的！」惠澤公公回答他

說。「有一次……」

他想說許多事實給英華聽，但是英華立刻截斷了他的話，說：

「又來啦！又來啦！總是說不清楚！」

英華自己的衣服倒是可以穿得省一點的，但是他卻不肯省。今天西服，明天綢長褂。

「做兩套竹布長衫換換吧。」

「你那裏曉得我們做人的難處！」

英華又把他推開了。

有一天……

惠澤公公想起來，簡直想不完，倘若沒有阿毛，他真的會吃不下飯，睡不熟覺。幸虧阿毛乖，立刻進到他的房裏來，撲在他的身上。

「公公明天送我進學堂！」

「好寶寶！」惠澤公公緊緊地抱着阿毛，感覺到了無窮的快樂。

「心滿意足啦！」他喃喃的說。

二

第二天，惠澤公公起得很早，給阿毛換了衣服，洗了臉，吃了早飯，英華還沒起來，便帶着他到學校去了。

學校裏的孩子們全在叫着跳着玩，惠澤公公看過去彷彿一羣小嘍囉，心裏非常的喜歡。阿毛到了學校也如魚得水似的快樂。祇是看見有些孩子穿得闊氣的，惠澤公公心裏未免有點不痛快。他總覺得阿毛那一套自由布衣服太難看了。

「這上面可不要去站呢，好寶寶……那裏也不要爬上去！跌下來沒有命的！」他叮囑着阿毛，一次又一次。

他怕那浪橋，鐵槓，鞦韆。他回來以後時刻記掛着阿毛。

「學堂裏真野蠻，竟想出這樣危險的東西給孩子玩，斷了脚，破了頭，怎樣辦啊！私塾好得多啦！私塾……」

「私塾！私塾！」英華立刻截斷了他的話。「現在什麼時候啦！還想私塾！」

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！從前考秀才考進士，祇曉得讀四書五經，現在什麼唱歌遊戲還不夠，竟想出那些危險的花樣來啦！你反對私塾，你不怕危險嗎？」

「那有什麼危險！跌幾交就會玩啦！像從前私塾裏整天到晚坐着不動，一個一個都是駝背，癆病鬼！現在學堂裏出身的那一個不身強力壯！」

「哼！身強力壯！性命先送掉啦！讀書人祇要書讀得好，學問高深就夠啦，又不會去砍柴種田，練成了銅筋鐵骨也沒用的！銅筋鐵骨……」

「你那裏曉得！又是和你說不清楚！」

「好啦，好啦！你讓阿毛跌幾交，出了錢，是要叫他去跌幾交的！兒子這麼不要緊，還祇有這一個！祇有這一個呢！你答應，我不答應！他是我的孫子！我寧可把他帶到

鄉裏去進私塾！私塾好得多啦！……你忘記了你是私塾裏讀過書的！沒有看見你駝背，也沒有生癆病！……阿毛是我的孫子。你不要緊，我要緊！我們四代單丁，你三十多啦，還祇這一個男孩！……」惠澤公公越說越氣了。

「公公的話一點不錯！我也不贊成他的話！阿毛到底還祇七歲！」英華的妻子插入說。

「你懂得什麼！你是一個女人！」

「蠢傢伙！還要多說嗎？」她捻了一下英華的腿子，咬着牙齒，做出厭恨的樣子。
英華笑了一笑，不再說話了。他點起一支煙來，閉上了眼睛。

「到底是親生的兒子！這麼大年紀啦，不如一個女人的見識！」惠澤公公喃喃的說着，心裏得到了一點安慰。「你現在到底沒話可說啦！……」

他一個人咕囉了許久，看見英華睡熟了，纔走到自己的房間去。

「真沒辦法！真沒辦法！」英華聽見他已經走了出去，便睜開了假寐的眼睛。

「自己蠢哩！」她埋怨似的說，「這樣老啦，還同他爭執什麼？順從他一點，像對小孩子一般的戴戴高帽子，不就行了嗎？他到底是爲的你的兒子！」

「爲的我的兒子！照他的主意，阿毛簡直不必教訓，不必讀書，祇是拿吃的東西塞進他的肚子裏去，塞死了就是他對阿毛的愛，祇是害阿毛的！我不能由他怎麼辦就怎麼辦！」英華說着又覺得苦惱起來。

「他到底是你自己的父親！這樣老啦，做兒子的應該順從他，不能執拗下去的！他還有幾年活着呢？」

這話使英華又想到了母親。母親在時，祇有母親最愛他，一切順從着他，他常常覺得父親沒有母親那樣的愛他。自己也不知不覺的，對父親沒有對母親那樣的親熱。但是自從母親死後，他開始覺得父親的態度和脾氣雖然和母親的不同，父親卻是和母親一樣的愛他的。而自己感到母親在時，沒有好好的順從過母親，給一些快慰給她，起了很大的遺憾，便開始想在父親在時彌補這種缺陷，對父親盡一點兒子

的孝心。他知道自己的脾氣最和父親的相似，兩個人住在一起，爭執起來最不容易下場，母親在時不願意搬出來就是爲的這個。但現在他終於下了決心，不再和父親執拗，接他住在一起了。父親以前也不願意出來，這次似乎被他的孝心所感動，也就依了他的話。他到底也感到了自己已經到了風燭的餘年，急切地需要享受一下天倫之樂的。

「到底老啦！」英華也常常這樣的自己勸慰着自己，要自己退讓，當他又和父親爭執的時候。

但是爲了阿毛，他現在漸漸覺得不能退讓下去了。阿毛比不來他自己。他自己委屈，受苦，都可以。阿毛卻不能隨便犧牲。阿毛是無辜的。他這時正像一塊潔白的玉，潔白的紙，彫琢得不好，裁剪得不好，將來就會成爲廢物的。英華對於自己已經完全絕了望了，他現在祇希望阿毛的成就。他想把自己的缺陷在阿毛身上除掉。然而父親總是暗暗地阻礙着他，使他不能直接的嚴厲的教訓他。他稍微認真一點，父親就

立刻出來把阿毛帶去，或者把他叫去囉嚇了許久。他怪他不該打罵阿毛，說孩子禁不起這種責罰。但是他自己卻時常拿老虎鬼怪恐嚇他。

「老虎來啦，好寶寶！不要哭！再哭下去，老虎要來啦！啊唷！啊唷！蓬蓬蓬！」惠澤公敲着板壁說，「聽見嗎？老虎來敲門啦！」

「把他膽子嚇小啦！將來沒有一點勇氣！」英華反對他說。

「這又不痛不癢！有什麼要緊！難道讓你打罵好！讓他哭上半天好……！」

於是惠澤公的話又說着說着，止不住了。每次總要拿英華小時來比。

「你忘記了嗎？你小的時候……！」

「好啦！好啦！跟你說不清楚！」

「我一點不糊塗！糊塗的是你你……！」

惠澤公仍然續繼地說了下去，英華走了，他還是一個人說着。

自從阿毛進了學校以後，惠澤公公幾乎沒有一天不親自送他去，親自接他回來。有時他到了學校，就在那裏望着走着，或者坐在什麼地方打了一個瞌睡，等阿毛散學一同回家。他自己承認已經老了，但是一天來回四次一共八里路，毫不覺得遠。英華兩夫妻幾次勸他不要親自去，可以讓家裏的工人去，他怎樣也不答應。家裏還有一個三歲的孫女，他卻祇是捨不得阿毛。

「真是勞碌命，有福不會享！」英華這樣的說他。

「走走快活得多啦！」他回答說。

其實他的確很辛苦。英華好幾次看見他用拳敲着背和腿，有的晚上聽見他在夢中哼着。

「讓阿毛自己睡一牀吧，你也可以舒服一點！」英華提議說。